

在朝阳博物馆看展

贾雄伟

朝阳博物馆被网友亲切地称为全国宝藏博物馆，展品不定期保持更新和丰富，还举行策展活动，是重要研学基地和背包客访问朝阳的网红打卡地。

因为红山、三燕、化石、红色文化富集，朝阳博物馆展品品位非常高。许多文物出土于朝阳区柳城街道袁台子村、十二台村、腰营子村、木头城子镇、西五家子乡、波罗赤镇、六家子镇、北沟门子乡、胜利镇、北票市章吉营子乡、龙城区西大营子镇……这些地方我多次骑行经过。

透过金步摇饰品、箍在马面部的当卢、盛饭用的瓦罐、生锈的长剑、石头面板擀面杖、青铜玉器、金属枕头，仿佛一下子穿越到数千年前的朝阳，联想这块土地上曾经风和日暖、土地肥沃、森林广布、物产丰富，老祖宗勤劳聪明能干……文物保存完好，纹脉栩栩如生，技艺巧夺天工。

一位妈妈带放假的女儿来参观，说：你看那个人形纺器多萌啊！举世公认，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的文明。身为中国人，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

生动的陶俑和泥塑出土于原阳市纺织厂、纤维厂、关帝庙、中山营子、肖家、西上台等地。作品制作于北魏到唐朝时期，是当时繁华社会生活的载体和见证。彼时，朝阳大地已有留着连鬓胡子的西域商人骑着骆驼做生意了，美丽雍容的歌女弹琴作赋，人们大量饲养牛、马、猪等畜禽，展开丰富的艺术想象，憧憬“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的神话世界。那时的朝阳，俨然成为北方重要的商贸文化中心。

朝阳博物馆展览清代到民国时期的瓷器。瓷窑手工烧制出的瓷器，有大肚子瓶身、一米多高的广口瓶，有中间凹两边凸出的、小巧的瓷枕头，有方形拼盘、圆形果盘……器皿表面构图简约大方，线条流畅，上釉均匀，看上去光滑细腻、润泽无比。釉彩绚丽而丰富，浓墨重彩，适当留白。阳光照上去，光彩扑面而来。瓷器端庄，神采奕奕，显得尊贵而高雅，给人以强烈的艺术享受。

刚记事的时候，姥姥家的躺椅上高高地立着一个广口瓷瓶，瓶身上面彩绘鸟语花香的图案，亮得仿佛能反射人的身影。瓷瓶旁边是两立玻璃柜，上写“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红色行楷毛笔字。紧挨着是带有雕花底座的老式黑色木头相框，镶满姥爷在学校工作时的照片，还有家人、朋友在工地在田间在照相馆的留影……这些器物姥姥是每天必要擦拭的。她把缤纷亮丽的鸡毛掸子或桃柳树枝插在瓷瓶里面，绽放出造物天然的色彩和芬芳。

我6岁时，姥爷患肝癌早逝。时光荏苒，那高贵的瓷瓶映在心里的影像越来越模糊……

朝阳博物馆展出清代翰林书法。爱新觉罗·弘历、刘墉、曾国藩、李鸿章、李叔同的真迹赫然入目。从楹联到手札到扇面到镜框，书法的形制不一而足。线条有刚劲的，有柔韧的，有刚柔相济的；结构或对称，或上窄下宽，或左短右长；笔画粗细不同、曲直各异。字如其人。几十个字被人以笔蘸墨（盛在砚台里）在宣纸上写出来，构成奇妙的整体，气韵恢宏，展示出书写者与众不同的气质神韵。乾隆的圆润，刘罗锅的机敏，曾文正的方正，李中堂的工稳，弘一法师的通透……我们仿佛都能在一笔一画字里行间触摸感受到。所以，书法是艺术，是国粹。好作品，心目同赏，百读不厌。

距离朝阳博物馆约5华里的朝阳市双塔区博物馆现只开放外二层。展览面积不大，有更多时间去端详，揣摩。展品多是陶俑，多数成型于隋唐时期。1300多年的风化、潮湿，令它们一朝出土时略有损耗，有的掉个碴，有的脱点色，经过文物工作者的精心修复——或用胶水黏合，或打上点石膏，便已复旧如新，造型依旧栩栩如生。

你看骆驼背负重荷引颈长嘶，小马歪脖吃草顽皮可爱，侍女在墙边揣袖窃笑，胡人武士老当益壮蓄须出征，小兽昂首挺胸，小姐俩人首蛇身难舍难分，武士头盔裂纹沟壑可爱，仕女五彩衣衫恭恭敬敬，一只邻家小犬趴窝小憩意兴阑珊……

唐朝边塞对外开放，经贸通畅。那时的营州柳城平卢龙城，森林无边，草莽连天。这些鲜活的文物多数出土于双塔区孟克村、水利小区、原朝阳柴油机厂、村布厂……现在熙熙攘攘的繁华闹市区，1000多年前便已是人声鼎沸、灯火辉煌。

母亲的香草

(外二章)

刘抚兴

岁月辗转，重归旧院。墙角枯草依旧，风物一如往昔，只是人事皆非。

漫长光阴压弯了母亲的腰身，她再也驮不动尘世风霜，扛不起生活重负。那些朝夕相伴的温暖，终被岁月隔远，定格成再也回不去的旧时光。

世间万般烟火旧景，皆沉入梦里山河。母亲坟前，荒草萋萋，岁岁枯荣。比当年田畴芳草，更为苍茫寥廓。长风掠过荒丘，草木低吟如诉，仿佛故人轻声低语。一念思亲，陈年往事流水般涵涌，漫过心堤，润湿眉眼。坟头荒草，是剪不断的绵长思念；山野长风，是诉不尽的半生悲凉。阴阳相隔，山河遥望，一腔怀念，遥遥寄向云天之外。

吾母，永念于心

人间暖意融融，岁岁往复，唯有对母亲的思念，沉潜心底，经年未减。

岁月慢慢抚平刻骨的悲恸，只留层层叠叠的心事，无处安放，无人倾诉。世间烟火繁华，万般喜乐景致，从此再无至亲同赏，冷暖共话。人海浮沉，风雨平生，往后来生，只剩独自回望来路，独自行走人间。

母亲，您离开尘世，已是41个春秋。

半生混迹寻常烟火，早已学会收敛悲喜，克制情愫。不轻易落泪，不肆意感伤，所有深埋的惦念与眷恋皆封存于心，内敛沉静，不与人言。

犹记您在世五十载，倾尽一生温柔与疼爱，予我庇护，予我温暖，铺满我整段青春年华。心门一生为您敞开，年年遥望，念念期许，盼一缕旧日温情目光，跨越山海阴阳，温煦我往后漫漫余生。

一九八五年五月二日凌晨，您悄然辞世。从此，我的人生，断了来路，少了归途。昔日被万般宠溺、随性撒娇的孩童，在岁月风雨里褪去稚气，藏起天真，收敛任性。山河万里，世事凉暖，人间所有沧桑薄凉、悲欢得失，自此一人默默承担，独自抵挡。

睹他人有高堂可依，膝下承欢，然我慈母长眠丘壤，阴阳永隔，山水两茫。千言万语郁结于心，满腹思念化作沉默，终是敛住万千酸楚，只留眼底一圈隐忍未落的泪光，藏起半生念想与无边怅惘。

乡音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厚土，扎根这片山

记忆里那件缀花的蓝布衫

周莲珊

每当夜幕降临，融入黑色中的氤氲，我的眼前常常幻化出一件已经补了很多补丁、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儿。这时，我母亲便穿着那件儿伴随我们哥儿四个童年身影儿的蓝布衫儿在夜色里向我们走来。

母亲年轻的时候是很美丽的。她衣着朴素，却十分整洁，特别是她自个儿剪裁制作的那件蓝地小碎花布衫儿，穿在身上很是得体、好看。

那时，我们家因为孩子多，又都是十岁上下的半拉子，所以衣服常常很脏。母亲每天晚上都要为儿女们洗衣服。因为没有衣服换洗，她总要脱下身上那件蓝布衫儿，披在我们的身上。披上母亲那件蓝布衫儿，我感觉很温馨，很舒服。留在母亲那件蓝布衫儿上的槐花香和荆条花香，有时能够让我沉醉于母爱的温馨里，进入甜甜的梦乡……

时间似水流年，转瞬之间，我结束了小学学业，要到离家几十里地的中学读书。记得上中学那天早上，鸡刚叫头遍，

母亲便叫醒了我。当我睁开惺忪睡眼，只见母亲穿着那件蓝布衫儿，在昏黄的灯光下为我收拾行李。吃完饭，我便跟在母亲的身后踏上了求学的路。走了一道又一道的一座山梁上，晨风浸染了母亲穿在身上那件蓝布衫儿，飘动着她那思儿恋子的心绪，推动着她那慈母的脚步。直至走上山顶，母亲才停住脚步，立在山风中，融入大山里。当我走近校园门口的时候，一回头，见母亲那件蓝布衫儿在山顶上随风飘舞……

几年后，我们哥几个都在母亲那件蓝布衫儿的呵护下，像小燕子似的长了翅膀，飞出了母亲的怀抱，飞出了养育我们的大山，飞向山外那个世界。

然而，就在我们三个成家后，母亲却在了一场大病之后撒手人寰。送走了母亲，舅舅和父亲把我们哥儿四个召集到一块儿说：“树大分枝，你们早晚得自个儿独立门户，趁你们兄弟齐全，把家分了吧。”

已经在外地工作的长兄说：“我没法在父母亲跟前尽孝，我不想要什么家产，如果说想要一件什么的话，就把母亲生前喜爱的那个瓷瓶给我吧！”

二哥那时还没有自己的房子，他说：“咱门前有二十多棵果树，给我盖一所房子住吧！”兄弟们都默许。

我排行老三，下面还有个未成家的四弟。家产还有祖传的四间房，为弟弟考虑，我决定不要房子。因为对母亲那件蓝布衫儿很有感情，我说：“房子留着给四弟娶媳妇用吧，我要妈年轻时穿过的那件蓝布衫儿，也好留个念想……”就这样，家分完了。

多少年以后，我们兄弟几个聚在一起，自然而然地想起母亲，都很惋惜没给母亲照张照片……

我拿出珍藏多年的母亲的那件蓝布衫儿，霎时，兄弟们安静下来，仿佛又看到母亲正迈着蹒跚的步履，穿着蓝布衫儿向我们走来……



本版插画 董昌秋

老巷栽花人

韩光

四月中旬的一天清晨，当我走出楼门时，意外地闻到了一股淡淡的丁香花香。楼前绿地的树木里并没有丁香，这香味是从哪里飘来的呢？引起我一探究竟的兴趣。

在花香的牵引下，我来到小区的东南角，寻儿子里果真有一株丁香，枝头上开着的丁香花格外引人注目。因为丁香树的下半身被榆树墙遮挡，看不清它的全貌，我便从榆树墙缝隙挤进去。丁香树的底部足有手腕子粗细，它是株老树了。我是这里的老住户，由于进出小区的门不在这边，所以一直没有往这边来过，没有发现这棵丁香树。

有天早晨，我出来时竟然没有闻到丁香花香，感到很纳闷。于是，深深地呼吸了一下，将别的念头清空，再闻时，果然又闻到了那淡淡的香味。我恍然大悟：闻它得心静，心不静是闻不到的。由此，我也找到了自己虽然是小区的老住户，却始终未能闻到丁香花香味的答案——以前，一直来去匆匆，从来也没有留意这淡淡的香啊！

另天早上，天飘起了细雨，这时的丁香花香格外沁人肺腑，于是我撑开伞来到丁香树前。在雨丝的抚摸下，小小的浅紫色的花瓣亮得逼人眼球，我用目光细细地看着它们，很是高兴。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想起了黄秋耘的散文《丁香花》里的句子来：“在你的一生中，说不定有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和紫丁香花有点什么关系。比方说，在年轻时候，你是不是认识过一个像紫丁香花一般忧郁的姑娘？”他爱丁香花确是因为自己有段相关的经历啊！我突然喜欢丁香花没有别的理由，若有，那便只是因为喜欢。若再刨根问底，我会说，喜欢它的不张扬，喜欢它的清香，它让我心静，让我懂得谦虚。

那天早上，当我兴冲冲地去看丁香花时，离老远竟然发现一位个头很高的老人站在丁香树前。他会是谁呢？我走到跟前，看清楚了他的面容，还是想不起来他是谁。

“您也喜欢丁香花？”我笑着搭讪。“它是我当年栽的呢！”老人努力地直了

尺素寄春晖

(组诗)

关英贤

一纸家书，半生母爱

邮递员送来邮件

我以为又是样刊

看到封面，歪歪扭扭的字迹

瞬间，视线模糊了

母亲用卖货包浆纸背面写的

母亲说不想用微信视频

还是写信，能说出心里话

不整齐的字迹，多么像

母亲疲惫趟起走在田埂上

长短不一的笔画

宛若被晚风吹乱的头发

飘满白色的雪

字里行间，没有华丽的词语

只有满腹的思念折成落叶

飘向，我回家的路上

归期

班车碾过熟悉的柏油路

远远的，我看见母亲站在村口

像一棵布满沧桑的老榆树

守着空荡荡的院落

守着满院子的思念

母亲粗糙的手

握住我手的时候

像极了，我放学牵着我的小手

我像花蝴蝶翩跹

刚踏入家门，便飘来

记忆里饭香的味道，母亲说

芭米糕子大豆饭，还放了点碱

母亲的笑，被时光吹皱的花

怀念

我再次走上，母亲走过的田埂

庄稼依然在岁月的风雨里

倔强地生长

而母亲

却站成村口的老榆树

站成永恒的守望

我的童年，我的乡愁

深深地镌刻在年轮里

曾经

麦秸草帽压弯正午的阳光

弯腰劳作的身影

被五月的风扯得很长

如今

我穿着母亲留给我这双布鞋

每一寸行走

都藏着麦芒的坚韧

我——

手握锄头写诗的人

是母亲一生的笔

在黑土地上写满

欣欣向荣的日子